

◆ 流年碎影

一九八零年代的往事

冯磊

母亲姓徐，小名“甜”，在家里排行老六。幺妹儿。

外婆家所在的村庄取名“道沟”。当初，徐氏族长带着家人逃荒至此，见车辙沟里泥土肥沃，遂选择此地定居。道沟村家家户户编席。微山湖上芦花飘荡的时候，一车车的芦苇被运到道沟村。村人用刀子把芦苇破开、弄平整了，编成苇子席。这种席子，睡上一宿，背上、脸上都是长方形的印痕。

母亲是编席的好手，芦苇篾子在她的指间上下翻飞，就像武林高手在舞剑。当时，三个舅舅都已结婚，舅妈们却一个比一个强悍。村人过日子，如果妯娌多，关系就处得微妙，女人们就会比着悍恶、刁钻。作为家中的小妹，母亲没少受气。

大舅是村里的二把手。一九六〇年代中期，村里组织了“钢铁姑娘打井队”。大舅以身作则，哄着、逼着自己的妹妹去淘井。由于双腿长期在井水里浸泡，母亲不幸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之后转为心脏病。

我的记忆里，她的嘴唇总是乌青乌青的。那时候村人吃水，都要用轱辘从井里往上提水。很少有洋铁桶，用的容器是陶土做的罐子。——我们邻村，曾是战国时期某小国的故城。故城往西北六、七里路，有村落名曰“庄里”。庄里村土质粘性大，世代以烧陶为生。我们用的罐子、咸菜缸、水缸，都来自于这里。

水井距离我们家有三十米远。母亲每天用扁担挑着两个泥罐子去打水，然后走三十米的路回家来。进了院子，把水罐轻轻地放在地上，她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

但，她还是生了三个孩子。四十年前，村人靠出卖劳力为生。家中孩子少的，往往受欺负。在家中我排行老大，下面是妹妹，再后来是个弟弟。生弟弟之前，公社卫生院的大夫宋蛮子告诉她，万万不要再生娃了，否则身体危矣。母亲要强，拼了命也要再生一个儿子。她的身体，因此每况愈下。

一九八二年，村里分地，俗称“包

干”。家里分到了六亩地，一辆胶轮车，两柄木锨，两把木杈。第二年，我们吃上了馒头和面条。

因为劳碌和营养不良，母亲的嘴唇更紫了。彼时，医生宋蛮子建议我们去上海的医院诊治。——糊口都难，最后自然不了了之。

大约觉得自己命不长久，她有时会找人算命。一次，从外婆家回来，她喜滋滋地告诉父亲：“道沟来了一个算命的，说咱家三个孩子都有青龙保着。”

她开始教我一些生活的本领。去地里挖野菜、拔草、撕秫叶（玉米叶，晒干可以喂牲口），放羊，擀面条，蒸馒头和窝窝头。她总是鼓励我说，“小男孩不吃十年闲饭”。

一九八〇年代初，村人的食材比较复杂。我们会去地里掐一些马蜂菜、银银菜回来，偶尔也会掐地瓜的叶子和尖，然后把豆子磨碎了，一锅煮。至于主粮，吃得比较多的是地瓜和玉米。玉米颗粒粗糙，地瓜甜腻泛酸水，不养胃。那时候，果腹都难。

过年过节，家里会蒸一次馒头。馒头出锅，三个孩子每人一个。母亲坐在一边笑吟吟地说：“三个孩子六只手，哪里有东西到他娘的口。”之后，她会鼓励我们多吃、吃饱，要“大口扁腿”地吃。

有一次，我们擀了面条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盯着我的手说：“老大筷子拿得那么远，将来会找个外地的媳妇啊。”——本地人的观念，吃饭看人捏筷子的姿势。如果手指捏得高，则未来婚配对象距离比较远。反之，会娶本地的女孩。

媳妇在外地，具体是哪里？母亲说，“东山里，西湖里”。西湖，指的是微山湖。东山，最远也不过是抱犊崮一带吧。

吃饭的时候，她还鼓励我多吃一些辣椒。“能吃辣，能当家”。

十几年后，我成家了。妻子的娘家距离微山湖不远，是所谓“西湖里”。至于她叮嘱的要吃辣这件事，我一直没有练习好，所以并不曾掌握家庭的财政大权。



群山肃穆

李海波 摄

◆ 乡野记事

麻鸭

孟宪策

太湖县老辈口传，新科状元赵文楷回答嘉庆问询，说家有“两只盐船河边走”，声势吓人。其实“两只盐船”是他母亲养的两只鸭，他家日常全靠鸭蛋换油盐。虽属戏谑，但见太湖人养鸭由来之久。

无数个独处的黄昏，当灰色的暮霭蝴蝶一样悄悄收拢翅膀，我家那只麻鸭蹒跚的身影又仿佛踱步门外。它一如既往地昂着头，鼓着收获满满的“食弯”。看到我，便偏过头，“嘎，嘎”招呼。我瞥了一眼，它就抖抖翅膀，摇摇尾巴，轻松自足地拖着大肚子走进屋角的鸡舍，俨然是主人。

天麻麻亮，母亲打开鸡舍，鸡们都争着挤出门冲向鸡罩，麻鸭却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自顾自地走。它下坠的肚子平了些，不用猜，窝里又多了枚淡绿的圆滚滚的蛋。

屋拐角鸡罩里还有一些没啄净的稻子，鸡们急切地围着打转转，有的头钻进罩眼，拼命伸长脖子去够，母亲再三驱撵，它们才悻悻离开，去野地里自行觅食。麻鸭从不理会这些。它站在墙角大青石上踮起脚，尽力伸长翅膀扇了扇，“嘎，嘎”两声，又匆匆向它的领地出发，拐进屋前小树林。

一个乍暖还寒的三四月，母亲用八个鸡蛋和一餐午饭从放鸭苗人那里换下两对嫩黄的小鸭。母亲用澡盆给鸭苗洗澡。出壳不久的鸭苗，一见水就“哩哩”直叫，急不可耐。母亲斜起旧筛子，它们一个个就扑通扑通往水里跳。一双双黄色的小脚掌快乐地拨着水。有的更是把头使劲插入水中，水撑着鸭腿，一双双小脚掌在水面高高翘起，空空乱踢。一会儿它们又抬头用力左右甩，清凉的水珠乱溅，有的从它们柔软的绒毛上滚过，格外晶莹。澡盆边，我们陪着鸭苗度过了许多兴奋的时光。我们也乐意去捡田螺，用斧头砸碎了再喂小鸭。它们也就在争食田螺中一天天长大，绒毛变黑变麻，羽毛变长变宽变多。

一次大暴雨，门前干沟洪水滔滔。午饭时墙角只看见三只小鸭。我们沿着干沟钻过灌木丛，在田野山洼四处寻找，一直呼唤到大河边，也没有发现另一只。祸不单行，傍晚喂食时，又有两只全身打颤，不吃，也站不起来。母亲说它们怕是着了凉，就抱回家放在厨房灶口前的干草上，想给它们保保暖。然而它俩再也没有站起来。麻鸭成了最后的指望。

麻鸭是只“福鸭”。换齐毛后，喂它大田螺就不用再捶。它能把带着硬壳的马枣大的田螺整个吞下去。老屋前后几个山弯是层层梯田，大部分水田背后都有恒温的泉水，这就使得田沟里终年都有田螺、蝌蚪、小青蛙等它爱吃的各种新鲜点心，这也是它独自积极开拓领地的收获。

麻鸭大了，我们也享着它的“福”。它“开窝”下蛋，隔三差五，来客人或过节，炖鸭蛋或煎鸭蛋饼。最让小伙伴眼热的，是端午节我手中绿莹莹的咸鸭蛋。临近中午，当食欲终于战胜显摆的虚荣心，我就在几双贪婪的小眼睛注视下，小心磕开蛋壳，按照关系的亲疏、来往的厚薄，一人掰一瓣蚕豆或黄豆大小的蛋白蛋黄，一起享受。至于上课必需的圆珠笔芯、练习本和纸，揣上一个鸭蛋跑上三四里，就能在代销店里轻松搞定。

我们时常牵挂麻鸭的安危。老屋背后山坳中就住着老朋友——狐狸“短耳红”，豺狗偶尔出没的野猫冲与我家也只隔道山冈。虽然我家阿黄经常在老屋前后巡走，白天母亲也不时对着山野“嗚”“嗚”发警告，但麻鸭终究还是失踪了——任何生命防御能力太弱，都是它们的勤劳和幸运不能弥补的致命缺陷。那天傍晚，母亲例行“点名”，少了麻鸭，便对着漆黑的夜空高喊“鸭哩哩”，却没有熟悉的“嘎，嘎”回应。晚饭后母亲又站在稻场边上大声呼唤了几次，回应她的依旧只有旷野赶夜集的寂寞虫鸣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跑遍了老屋附近的大小山湾，可是连鸭毛都没有找到一根。

◆ 植物素描

佩兰

姚中华

端午佩戴兰草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。古人认为，一年中五月阴阳相搏，蚊蝇滋生，毒虫出没，邪秽横行。因此视五月为恶月，五月五日为恶日。这一天，妇女会去旷野采集一缕兰草，佩戴在自己和孩子身上。《楚辞》中有“纫秋兰以为佩”。正因为如此，这种枝繁叶茂、在秋天开出淡雅花朵的草，被冠以佩兰之名。



端午这一天，人们不仅佩戴兰草，还有一

种较为复杂的仪式，沐兰辟邪。屈原《九歌·云中君》云：“浴兰汤兮沐芳，华采衣兮若英。”“浴兰汤”，即用佩兰作香汤来沐浴。

古诗词中经常出现兰草字眼。一开始，我以为兰草是兰花的一种，后来才知道，被称为佩兰的兰草与兰花是两类不同的植物。兰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茎为绿色或红紫色；叶片为长椭圆形，形似兰花。因其素净、典雅，古人把它与梅、竹、菊并称为“四雅”。兰草，并非兰花，而是佩兰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留心寻找这种叫佩兰的植物，却一直没有发现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妹妹用一种植物的叶子洗头，说是能使头发顺滑，头皮清爽。问她这是什么草，妹妹说是省头草。后来我查阅得知，家乡的省头草，就是佩兰，只是经过岁月的进化，它的茎叶与记载的稍有不同。

原来，佩兰就生长在我们身边。